

年卅交神飛鵬陶與我

我與陶鵬飛神交卅年

● 吳崇蘭（旅美女作家，著有彩虹夢等書）

華府春秋長髮畫像

一九六三年一月，正是大雪紛飛的寒冬，我們全家來華府時，途經舊金山，承舊金山總領事翟因壽夫婦及副領事邵毅夫婦熱情款待，臨別，翟因壽總領事要我為舊金山陶鵬飛博士主編的「中華聯誼會通訊」寫稿。中華聯誼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，它每年出版兩本通訊，上半年一本，年底一本，裡面包括全球各地僑胞的活動、趣聞、小品、照片、函電；真是琳瑯滿目，有如一本色香味兼美的大拼盤，讀來興趣盎然，一點沒有乏味的感覺。

我當時為「皇冠」及「創作」兩個雜誌寫稿，後來又做了中央日報華府的通訊員。又要在家裡做煮婦，生活亦相當忙碌，但是這個通訊，半年才一次。我只要有

閒有感就寫下來寄給陶鵬飛即可，自由自在，沒有壓力，我便答應下來。記得第一次寄去是以「華府春秋」為總題，寫了幾篇人物報導。陶鵬飛收到後，立刻回信熱誠感謝，並要為我闢一個「華府春秋」專欄，又請女畫家王綺為我畫了一華府春秋

的刊頭，代表華府的立著自由女神的尖頂國會建築和我的長髮畫像。以後我就為這個專欄寫了二十多年，一直到這個通訊壽終正寢。

我和陶鵬飛至今沒有見過面，也不常通信。但是，只要我寄稿子去，他必定立即覆信。

陶鵬飛的字很大，也很潦草，每次都是寥寥數語，但因為字大，總把紙寫得滿滿的，一張紙，正面寫了又寫反面，寫滿就結束。雖是如此，卻在字裡行間流淌著

真摯與熱情，讓讀信的人感到窩心。在中華聯誼會通訊上寫作與給他寫信的人，何止百人！做為編者的他，必須一一回信，真不容易啊！

精美通訊心靈大使

當通訊印出來，陶鵬飛又忙著一分送，他寄通訊來時，也總不忘在其間夾帶一張小小的問候字條。使得這本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通訊，彷彿有了一顆溫馨的心，變得溫熱起來。那真是一本異常溫馨且吸引人的書，許多失去消息多年的老朋友，藉以知道彼此的近況而獲得聯絡。那像一張把世界變小的圖片，有美麗的畫面，也有優美的語言文字。尤其是下半年的那一本通訊，人們再不必花費許多時間、金錢、精力，去忙著購買、選擇、印寫、寄

送賀年卡，可以誠誠懇懇，簡簡單單的在通訊上向各位親友祝福拜年，既省了許多事，又省了許多浪費，是最好的節約環保。集體拜年，何等的美好。真是價廉物美啊！

陶鵬飛是有信必覆，而且覆得最快的位朋友。儘管只有數十個字，但那都表明他是一位有呼必應、至誠熱情、率直爽快的朋友。而他短短的信常帶幽默風趣，想來他的人必然也是一個幽默風趣、坦直熱心的人。聽說陶鵬飛的夫人張閻英，就是少帥張學良的令媛，很多年前我就有意來他的夫人必然也是一個幽默風趣、坦直熱心的人。聽說陶鵬飛的夫人張閻英，就是少帥張學良的令媛，很多年前我就有意

體拜年的名單，也會仔仔細細的察看一下姓名，知道有哪些熟人？這本書，是一道大雜燴，也是一個大拼盤。不論是什麼的小菜，誰也想要嚐一嚐，即使不要全嚐，也可選擇挑揀，總有喜歡可口的。

弘農逸樵堪稱絕配

在通訊上寫作的作者也越來越多。瑞士的趙淑俠、洛杉磯的趙寧、波士頓的趙鍾英、南灣的楊弘農，都是一時之選。我們寫通訊的，除了和陶鵬飛接觸外，橫向也有接觸，如在南灣的楊弘農和他的夫婿姜逸樵，波士頓的趙鍾英和他的夫婿李瑞駿，都曾來華府我家相聚見過面。楊弘農與姜逸樵兩個人的名字，就是一副對聯，可稱絕配。兩人本在大學教書，後來姜逸樵發明一種小型複印機，得到專利，性喜淡泊的他們，便辭去工作，專心著作。姜

通訊結束以後，陶鵬飛寄來一疊還未用完的我的存稿，都整理得整齊。放在一個公文夾裡，用大牛皮紙袋裝著寄來的。我重讀舊稿，覺得都還夠得上起碼標準，便抽出一部分沒有時效的寄到報紙刊物上去發表。想來陶鵬飛在編通訊時，還設了一個檔案櫃吧！

一百美人芳蹤何處

在聯誼會正辦得蓬蓬勃勃，轟轟烈烈的時候，通訊的內容，也一次比一次精彩，頁數也一次比一次多。三百多頁的通訊，有詩有文，有書有畫，有照片，有問答，有書信，新聞，旅遊，文藝，詩歌，幽默，無所不包，真是圖文並茂。不論什麼，都是引人入勝，不看，唯恐漏了重要消息，為之遺憾。即便見了下半年通訊上集，倒也是要清靜有清靜，要熱鬧有熱鬧。

英文專書，宣傳他的主張。楊則專寫文藝作品，兼事繪畫。亦有著作出版。他們兩人沒有生育，無牽無掛，真正有如閒雲野鶴。辭工之後，一身輕鬆。閒來做做義工，把自己的家成為南來北往文友的招待所，那時候為「創作」雜誌寫「一百個美國

趙鍾英與李瑞駿也是一對標準夫婦。李學的是化工，早年就創設有化工研究所，很有成就，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性格內向，趙鍾英則很早即來美留學，文筆快捷，說話爽利，做事有魄力，兩人結合在一起，互補長短。他們共同的興趣是跳舞。他們育有三個壯丁，兩朵花，都學有所成，已立業成家。或醫、或電腦、或律師，都是從事的時尚熱門工作。全家滿堂兒孫已有十九口。前數日，趙鍾英還來長途電話，我們還白頭宮女說玄宗，談起陶鵬飛來。

中人」，已經寫了多年，能夠成書，當然十分高興。便把這些刊出的文字寄去給陶鵬飛，誰知一等數載，華府春秋既未成書，那一百個美國人也不見蹤影。原來陶鵬飛將那些剪稿遺失了。

我到哪裡去找另一份呢？「創作」這雜誌都關門結束了，我的存書也沒有了，它們刊載於何年何月都不知道，即使知道，也無法找到原書，何況不只一篇兩篇，經過這麼長的時間，誰還會有成套的創作雜誌保存著呢？即使我願意高價收買，也无法買得到啊！作品對於作者來說，就像懷胎十月所生的孩子，不免珍寶偏愛，如今卻被丟失，永遠的失落了，我真的很難過。陶鵬飛因是始作俑者，這無可奈何無從挽回，無法彌補的事實，也使他難過了很久。

通訊停刊後，我和陶鵬飛已沒有書稿來往，但是我還是常常想起他來，特別是在過新年的時候。有好幾年，陶鵬飛在寄書同時就會寄我日曆，還有他的親切的大字信。我總記得五〇年間台灣婦女寫作協會開會時，我見到一位女士被許多人簇擁著，像眾星拱月似的好神氣。後來才知道她是某雜誌的編輯。我才知道作一個編輯

很風光的。她以後沒有作編輯了，情況就不一樣了。原來這也跟做官一樣，上台與下台大有分別。通訊的編輯是純服務性質，與報章雜誌的編輯縱然不一樣，但一定也會有人情冷暖的感覺。我不願做這樣的編輯，所以我如今和陶鵬飛雖沒有「公」事來往，但私交仍在。我每年都會去信給他拜個年。他也一定會回信。

往事如煙感觸無限

那天舊曆年時他也回了一封信。是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，上面印著「恭祝春釐」，中間印著「中華民國八十八年歲己卯」。第三行略低，印著「開歲百福」，下面是「陶鵬飛和張閻瑛敬頌」的落款，都是用手寫來印的。非常儉樸。在卡片前後他寫道：

崇蘭，真是特別高興又接到您端正雋美小字信，和您的字一比，我的字就不像中國文字了。有時候，我自己都不認識。難怪有人「譽」稱為龍飛鳳舞。真是侮辱了龍鳳。

雖然幾乎又將一年沒有聯繫，但時時念及，偶而拜讀您和谷兄的好文，深得見文如見人之慰。您總是熱情，每年來信。

我一遍遍的背誦，心中就有許多感觸。想當年，也曾青春年少，豪氣干雲，老論事，通宵達旦，毫無倦意。就是和陶鵬飛信函神交，也何止二十餘年！看到老朋

友逐漸凋零，想到如煙往事，還能不心驚嗎？雖然看遍人間生死，早就到達天涼好個秋的素淡涵養，但人終非草木，只有對現在的老朋友也好，新朋友也好，多多珍惜，祝福吧！

少帥女婿因稿結緣

前面這篇小文，成於一九九九年三月。正是一九九八年的舊曆年。不想未及一年，陶鵬飛已跨鶴仙去，令人不勝悲悼。

陶鵬飛是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，因心臟衰竭病逝於美國舊金山。我和陶鵬飛因稿結緣，神交三十多年，信件來往不少。外子周谷稱陶鵬飛的信，是今日美國的中文大字報。陶的書信，信紙都是隨手拈來的紙片，有大有小，有長有短，不拘一格。而其文字，大如牛斗，有正楷，亦有草體，龍騰虎躍，很難辨認。但有信必覆，從不耽擱，言詞懇切，是性情中人。如今陶君作古，這大字報就將絕跡。可惜近年來我因自己年老力衰，雜務甚多，不再戀身外物所有友人舊信，全部付之丙丁。新信看過亦不再留。

年卅交神飛鵬陶與我

睹！

中華聯誼會，每年出版中華聯誼會通訊兩冊，通訊內容包羅萬象，各地都有專人負責專欄，遍及全世界華人角落，為全球華人所歡迎。當時真是熱熱鬧鬧，轟轟烈烈

。他又在舊金山推動藝文活動，宣揚國粹左右而言他，不提一字。他過世之後，據他一位好友說：他今年已九十一歲。他和張學良的大女兒張閻瑛結婚數十年，夫唱婦隨，卜居舊金山。

陶鵬飛曾在美國大學任教授，並創辦音，未識其人而成知交。而今而後，空中交情成絕響，能不悲慟乎！

聖文
叢書

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著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珍貴圖照多幅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○七三九三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